

● 书 评

中国现代美学的新审视

——评《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

万 志 海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万志海(1962-),男,湖北麻城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江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 83-0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5-0640-02

陈望衡先生继他的百万字的巨著《中国古典美学史》问世后不久,又推出了他作为国家教育部博士点科研课题的新成果——《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2 月出版)。这部专著以其自身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一出版立即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等权威刊物相继转载了其中部分内容。这并不是偶然的。综观陈先生的这部新作,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大处落笔,见解独到。美学这门学科因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美的本质问题一直不得确解,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发出了“美是难的”的慨叹。因而有人断言美学没有本体论,甚至怀疑美学能否成立。还有人认为,20世纪中国美学不过是西方美学的翻版,中国没有自己的现代美学。陈先生经过深入的考察和论证,一方面指出,美学不能没有本体论,“否定美的本体,就等于否定了美学”。另一方面,陈先生又认为,美学本体论虽然也要涉及哲学本体论,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在美学研究中,美的本质、美的本源、美的特征理所当然地是美学本体论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但人类的审美活动作为一种真正的“存在”,它的本质,优于美的本质无疑应成为我们探究的中心。在对 20 世纪中国美学全面、细致的研究的基础上,陈先生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国现代形态的美学理论在本体论的构建上是很自觉的,每一位有成就的美学家都有自己的美学本体论思想。不同美学家、美学流派由于本体论这个根本点不同,而呈现出观点各异、多彩多姿的理论形态。不同观点和学派的美学家们在相互辩驳和诘难中把美学上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共同造就了中国现代美学百家争鸣、繁荣鼎盛的局面,使中国现代美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自己新的特质。

陈先生在他的专著中,以独到的理论眼光,从繁富的材料中令人信服地归纳总结出 20 世纪中国美学五大本体论思想:(1)以梁启超、早期的朱光潜、范寿康等为代表的情感本体论;(2)以王国维、前期的鲁迅、宗白华等为代表的生命本体论;(3)以后期的鲁迅、陈望道、周扬为代表的杜会本体论;(4)以蔡仪、冯友兰为代表的自然典型本体论;(5)以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和后期的朱光潜为代表的实践本体论。除对这五大本体论作系统、详尽的阐发外,陈先生还对近年来在美学界影响较大的多种本体论,如关系本体论、活动本体论、意象本体论、创造本体论、否定本体论等,也分别给予了相应的评述。从全书构架上看,陈先生的这部专著是以问题为纲,以人物为本,从本体论的高度对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美学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书中贯穿着一条陈先生自己提出的总原则,这就是:“大处存同、小处存异”。作者以其丰富的学识和他所擅长的资料分析与理论提升相结合的方法,对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上林林总总的观点作了一番深入的异中见同、同中辨异的归纳和整理,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例如,蔡仪和冯友兰这两位美学家,一个“唯物”,一个“唯心”,但陈先生认为他们在美学上都是自然典型本体论者。只不过冯友兰的美之理,是客观之理;在蔡仪,这客观是客观的典型之物。他们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坚持:美是客观的;再如,对同是持实现本体论的三位主要代表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的美学思想,作者也探幽发微,在不同章节的相关论述中,要言不烦地分析、对比了他们各自的理论内涵和在一些重要观点

上的差异。又如，实践美学的首倡者李泽厚后期向“文化——心理”本体论转变的倾向，陈先生也精思详审，作了合乎实际的动态区分。从整体上看，陈先生的这部专著不仅在观点与资料的统一上很出色，而且还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性，它把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作者从美学本体论这个制高点上来审视中国现代各家各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美学思想，给人一种登凌绝顶、目耳一新之感。

(二)内容丰富，全面客观。陈先生的这部专著上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下迄20世纪90年代底，所研究的问题时间横跨整整一个世纪。全书分绪论，上、下两编共十章。书后还附录了他90年代末期发表的两篇颇具分量的美学论文。在绪论部分，作者以深厚的笔力，扼要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三大思潮、五大本体论的概貌。上编第一章到第五章则依次论述五大美学本体论各主要代表人物的美学观念。下编第六章对建国后历次关于美的本质大讨论和在这些论战中所形成的四大美学流派，作了历史性的透视。第七章集中梳理、比较“文革”结束后中国美学界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几个重要美学观点的理解和争鸣。第八章重点评述了在美学大讨论中崛起的占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第九章择要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种有代表性的美学本体论。第十章，作者阐述了他自己的美学本体论——“美在境界”说。由此可见，陈先生的这部专著颇有特色，它既不同于以前某些局限于中国近代、现代或当代美学的述评，也不同于某个时期某个美学热点问题讨论的汇编，它是第一部真实完整意义上的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研究的力作。但凡在中国现代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美学本体论上有所贡献者的观点和学说，陈先生都细大不捐，广收博取，既不因名著而无谓地抬高，也不因名微而一味贬低，而是从中细心爬抉，去粗取精、归纳提升，力图保存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的全貌。作者自述他在介绍每一位学家的基本观点时，总是“小心谨慎”，“尽可能地做到忠实他的思想，力求客观、全面，而不过多地加以评论”。实事求是地看，作者的初衷在专著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因此，这部专著尽管是以问题为纲，看似是“以论带史”，但仔细研读品味，却不难发现，它实则是“论从史出”，这种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科研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三)圆融贯通，锐意创新。学术的发展需要充分了解已有的成果，学术的生命更在于创新。如前所述，在《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中，作者用了大部分篇幅总结和介绍中国现代各位美学家的思想，至于他本人的美学观点，则相对集中到最后一章，也就是本书的第十章。陈先生在这一章中，纲要式地阐述了他自己的境界本体论。陈先生的美学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以现代人的审美活动为基础；二是以艺术美为参照系。陈先生从审美活动的性质、审美活动的根源、美的生成诸方面论述了他的美在境界的学说。陈先生强调，美学的成立，是以人的审美活动存在为前提的，而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有自觉意识指导的、物质性兼精神性的活动。它最重要的性质是审美主体调动自身的本质力量，其中最主要的是情感的力量、想象的力量，或者说感性的力量，创造出一种新形象，这种新的形象，陈先生称它为“境界”。在审美活动中，情感借助对象化，得到了寄托，又通过形式化，得到了具体的实现和物态化，形成审美意象。美的本质是使情成体，审美意象既是精神自由的显现，又是情感的形式。这种意象就是境界。美就在境界。这种美的境界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经验与超验的统一，此岸与彼岸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陈先生指出，美是个动态的系列，其最低层次为情象，中间层次为意象，最高层次为境界。取最高层次而言，美在境界。显然，陈先生确立境界作为美的本体，既非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故作新论，而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对境界这个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更重要的是，“美在境界”的新界说，是基于他对人类的审美活动、特别是对艺术美的深刻体认，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陈先生的理论建树，透递出他富有个性色彩的学术追求，即力图融合中西，打通古今，在继承中突破，在突破中实现创新。应该说，这是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陈先生的美学本体论新观点，不仅体现了一位严肃学者在学术上的执着，而且还反映了他对美学与现实、人生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美在境界”论无疑拓展和深化了中国现代美学本体论思想的新视野、新思路。

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一书，记录了百年来中国美学的心路历程，回荡着一个世纪里中国美学家们的大合唱。它以翔实的资料，严谨的论述，丰盛的内容，不仅清楚地回答了中国现代到底有无自己的美学以及美学到底有无本体论的疑问，而且为中国美学继续向前发展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陈先生的专著，条分理析，角度新颖，语言平实，读来不仅使人疑云顿消，它还让我们领略到了一种“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韵致。

(责任编辑 严 真)